

理

學

宗

傳

理學宗傳卷之四

門人高 鑑

容城孫奇逢輯

全編

季男 博雅

張子 弟天祺附

明公載字子厚其先宋人世居大梁父廸仁宗朝仕  
至殿中丞知涪州事卒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鳳  
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因家焉先生少善談兵至欲結  
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上書請范文正公仲淹文正  
異其氣貌又甚少惜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

老節之人  
難保不籍

只要到得  
所止之處

理學身存

卷之四

一

何事於兵手中庸一編授焉遂翻然志於道已未知  
所止也求諸釋老者累年乃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至  
京師見程氏二先生二先生於先生爲外兄弟之子  
卑屬也而學詣奧淵先生與語道學之要服服之因  
渙然曰吾道自是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當是時先生已擁皋比講易京邸聽從者甚衆先生  
謂之曰嚮所與諸君語者皆亂道今二程至深明易  
吾不及也可往受焉遂撤皋比輟講久之學益明文  
潞公以使相判長安聞先生名以來帛聘延之學宮

禮在三代  
故事多復

禮重之命士子行式焉舉進士仕爲雲巖令以敦本  
善俗爲先務月吉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會縣庭與  
勸酬爲禮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所疾苦每  
鄉長受事至輒諄諄與語令歸諭其里閭民因事至  
庭或行過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若曹某事若豈聞  
之乎問則已否則詰責其受命者曰何慢不傳告也  
故教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與聞俗用丕變熙寧  
初遷著作佐郎簽書涇州軍事判官用中丞呂公著  
薦召對問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帝方

顯精於大有爲說之曰卿宜日與兩府議政矣朕且  
大用卿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新政所安願徐觀  
其宜旬月後當有所獻賢時王安石執政行新法事  
更張失統舉朝所沮短謂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  
願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公誠與人爲善卽天下士  
孰不願佐下風如教玉人造琢玉則人亦故有不能  
安石默然已語多不合寔不悅既命校書崇文殿未  
得請命按獄浙東程純公時官御史裏行爭之曰張  
載經術德義爲人師法近侍以學行論薦得召對加

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儒優賢籍籍嘆以爲不世遇也今欲究觀其學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關政治之大體者而使之按獄非朝廷所以待賢之意也安石曰淑問如皋陶然且讞囚庸何傷命竟下實疏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御史職及純公並以言得罪乃謫告西歸居橫渠遂移疾不復起橫渠至僻陋僅田數百畝供歲計人不堪其憂而先生約而能足處之裕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有妙契雖中夜必取燈味音曰吾學旣得諸心乃修

其辭命命辭無失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蓋其學未始須臾息亦未始須臾忘也告諸生以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

聖者天故  
字必以聖

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蔽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的以禮爲體以孔孟爲極患近世喪祭無法喪僅隆三年期以下恬未有衰麻之變祀先之禮用流俗節序祭以褻不嚴於是勉行古禮爲薄俗倡期功而下爲製服輕重如儀實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絮教童子以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未嫁

者必使納酒漿以養遜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  
可使人爲之於是關中人士聞者始疑終信已一變  
而至於古也聞人善輒喜與學者問質雖勤不倦有  
不能者未嘗不委曲開曉行游所至輒訪人士可語  
者丁寧教誨翼之成熙寧九年以呂大防薦宜還職  
以備咨訪召知太常禮院先生時已屬疾力疾至都  
下公卿聞風爭造然未有深知之者每言所欲嘗試  
者於人弗信也會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以善  
俗禮官持不可先生力爭之不能得適三年郊禮官



不致嚴疏正之又不得先生知道終不可行也復請  
告歸申道疾作抵臨漳沐浴更衣而寢旦視之逝矣  
年五十八囊箝蕭然明日門人在長安者咸奔哭致  
賻槨乃克歛詔賜館職賻奉喪還葬於涪州門人私  
謚曰誠明先生嘉定間賜謚曰明先生氣質剛毅望  
之儼然與之居久而日親勇於自克人未信惟反躬  
自艾卽未喻安行之無悔也聞風者服義不敢以其  
私干之居恒以天下爲念聞皇子生喜見顏而行道  
見饑殍輒容嗟對案不食者終日雖貧不能自給而

門人無貴者輒麤糲與其慨然有志於三代井田之法講畫經界燦然備具可推行於今嘗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加於百姓使各得其所謂之王道可乎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卽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其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當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

從來聖訓  
卷之四  
有未竟之  
此

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欵法廣儲蓄興學  
校成里俗救災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  
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

諫宇天祺橫渠先生季弟也少莊重不與童孺狎長  
好學舉進士調陝西閿縣簿移知普潤知靈寶渠州  
懷安軍所至誠心愛人養老恤窮皆有法察惡勸善  
皆有籍民有失所者若已之致之殫心力振之熙寧  
初召爲御史裏行每進對未嘗不以堯舜三代爲言  
以論新法知公安未嘗以諫草示人不說人以無罪

徒監司竹改夏縣不數日刑請罷篤實寬裕喜怒不見容色而於人溫厚有親樂道人善而不及其短清不以所能病人和不以外物失已德大容物沛然有餘而自省雖小過不憚自訟也在司竹時愛一卒長川之及將代見其人盜箱治之無貸事已待之如初事兄極恭於嫺族故舊甚思橫梁先生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不如也晚講於學而達曰吾弟合矣旣病卒哭之如不欲生將葬手疏哀詞十二納壙中呂大臨又稱其力之厚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其氣之強

篤行禮義而無倦其忠之盛使死者復生而無憾是  
宜得善言以傳諸後云

西銘

開卷孔門  
言仁之始

天地間有  
數大文字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  
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  
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  
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  
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  
乎孝者也違日忤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  
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言酒崇伯  
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  
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中生其恭也體其受而  
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  
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  
事沒吾寧也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  
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

知聖之

長後述非

白與言戲

動始可不

誠也

柔和陰陽  
會合中和  
之氣也中  
滿句是其  
體是生句  
是其用野  
馬無所羈  
繫氣之

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譽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  
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  
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  
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正蒙略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綱  
緼相盪勝負相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  
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  
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綱



无素無聞也

能一之體

用一源不

落有無之

見也

順而不妄

實理之自

然也無形

非有殊故

適得其體

有象非有

增故適得

以常聖人

原始反終

天壽不貳

所以存神

緼不足謂之太和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  
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  
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能一之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  
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  
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爲萬物萬物不能  
不散而爲太虛蓋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  
則聖人盡性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

性無生死

氣之聚散  
猶水之凝

凝非有有  
無之分也

朱子曰水

只是一箇

水虛新細

分得真則

鬼神與乎

一而已矣

密語隱微

以見太極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生之不可與言矣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水凝釋於水知太虛卽氣則無  
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  
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由太虛有天之名繇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  
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  
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

無太極亦無陰陽

以天道明

人道不外

雲陽相感

和而解即

散也情出

太虛平歸

物欲傍生

忽成歸不

容變

天定能勝

人人定亦

能勝天

一物兩體

即太極兩

體也

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氣本之虛則湛而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條而生條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以風儀志壹之動氣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一兩故化於一此天之所以

參也

天地  
相對天不  
獨

兩者以 而神妙  
一者以幽而變化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

配然爾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

日質本陰故其精闢虛月  
質本陽故其魄能受日光

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

而升

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

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合而爲風

朱子曰此  
一段見得  
陰陽之情

天象者陽中之陰雷霆者陰中之陽

天陽也以有象故爲陰風  
霆陰也以氣形質故爲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繇

來德之盛者與

羅翰曰迅雷不及掩耳固速矣然藏於坤  
反於復而出於震則非一朝一夕之故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直者照臨無得之謂金水內光能闢而受

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

道與

黃西山曰火外景金水內景說本淮南道家  
謂曰火揚光於外故有食有戒金水潛光於

內故無窮以此爲養小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  
法收視反聽潛神不嗜

火日神之  
屬有天之  
道金水形  
之屬有地  
之直

天與神非  
二見聖人  
即矣

而非仁也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

文王純亦不已  
即上天之載也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有天德則德行默成故  
可一言盡天地之道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

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天下之物  
皆不足以  
測之  
神化形而  
上者此

聖學宗傳

卷之四 張子

七

明有禮樂  
幽有鬼神  
一也統體  
在見易  
物必有對  
符則無屈  
伸之類是  
也非此不  
成其爲物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

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以上自是住不得然  
又不正助熟字極有意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豫  
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  
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  
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  
生焉

明不能合  
天人不止

未誠且未

明也

惟有自然

之天能大

人必循其

當然之理

以盡之

至順致寧

無得亦無

喪

極者推致

其極通極

處皆學也

天人無分

獨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

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能不以天能爲能而以  
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  
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  
戕之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  
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孟子卷之四 告子上 三

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知性知天則鬼神皆吾分

內爾

變化氣質  
是謂善反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

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盡善盡美  
若致其為  
皆也知重

性未成則善惡混故堯舜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

去則善之

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名亦下  
天理能化

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

各類志為  
天下所歸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樂

見聞不弘於性

堯仁如天  
只與仁非  
有二

性之盡者  
仁之至也  
只一順吾  
理而已

禦止也爲見聞所以然也風雷猶有象故不如心之感而遂通若以見聞然其心則亦一物而已故不如性

之以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

朱子曰體物言

物物有箇天理體中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  
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  
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  
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  
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窮理盡性  
則德其氣

故性能全

天德而能

順天理而

氣變矣

豈不誠如

柯得無成

也

履惡全好

則記倒精

顯治也

豈不夫

其爲學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

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

已

朱子曰橫渠云所不可變者惟壽  
天耳要之此亦可變但大槩如此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

之謂歟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

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陰濁爲天下大惡陽明爲天下共好

非學如何能去其大惡全其共好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

窮終成其  
爲假

深在此學

亦在此

如何是有

身之心朱

子曰只有

私意便內

好打格只

見得自家

與物不相

關

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  
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  
性之也由之也有意爲善且爲未盡况有意於未  
善耶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外世人  
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聞見梏其心其視  
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  
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見天心見聞之知

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錄象識心狗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  
謂之心可乎

天下之物皆象也由象識心格物致知也狗  
象喪心玩物喪志也存象之心必滯於象也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  
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上四句言衆人之知止於聞見之狹下  
言不以聞見狃其心卽聖人之知也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  
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萬

天之不覺  
謂天體至  
大初無止  
境也故非

心之志  
不虛以合

由樂謙  
必之德

通而得中  
則能行誠

心可存處  
從心所欲

有好而無

惡其味以  
式道與王

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  
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  
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啓之之也

要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  
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絕則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  
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

道

大人者只  
是而已

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  
人學之至也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  
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

太虛中無物不有然只是  
個虛認得那一件是已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論人者先其意而  
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耳

子而爭化之衆如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朱子曰志  
是一氣去  
的意是志  
之經行

康

未向道者視如子如鳥抱卵向道而爲衆好者輔翼其行如鳥翼然

大海無潤因喝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

天安上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天地父母之恩施受兩忘也若求人德我而爲仁則累於物多矣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何業

之有

無施不宜  
聖人亦且  
安於無事  
未彰之罪  
凶也未服  
之君三苗  
也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服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禮化逆氣  
以之友死  
不葬周公  
一身便足  
造化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  
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  
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困德之弊  
也聖人下  
學於困其  
日躋之妙  
宜惟天知

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  
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  
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

聖人困材  
而救困病

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變化也。

而感  
變則流

節禮樂不使流離，知勝能進，反以爲文也。

禮勝則離

從來遺莫

之人皆不

繼而多知

恥也

感誠者其

又炳然尤

明之義

禮禮義而

禮終日雖

矣哉

釋氏之失

一言以蔽

之曰不能

窮理而已

範圍猶我

天也天用

巧謂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懲而後智

能著焉不懲而多能能譬豺狼不可近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

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爾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

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

一身之小竭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

流通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

即化育也  
經天地日  
月一切皆  
空豈非  
天性者乎

佛氏以覺  
爲性胡人  
雖死而覺  
性不散覺  
鬼而復受  
生輪迴爾  
環遂指爲  
苦廣求免  
是不知鬼  
也趙伯循  
曰此條學  
者日漸

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  
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  
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  
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  
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  
指遊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夫學當先知天德  
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劇論要歸必謂  
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

一過庶幾  
知崇正學  
而可與明  
道

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  
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如愚男女臧  
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  
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  
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  
不必求其跡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  
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  
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  
古誠淫邪遁之辭翕然并興出於佛氏之門者千

所謂灑掃  
應對即精  
實人神之  
事

明善固執  
尊德性也  
擴克博約  
下學多識

五百年何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  
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絳已不出一益也授人數數已  
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  
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墮四益也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  
太平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  
人能弘之而已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

謂古往行  
則所以道  
問學也故  
此三年自  
理手不得

不學識無  
以立

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  
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  
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  
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着  
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  
有俄頃閑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  
俗一副當習熟經統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卽上  
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

其變則變  
化時機有  
術

事一起端  
稍不可走  
稍故重學  
以誠意爲  
至

操術宜慎  
操始

禮則可以守得定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  
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  
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  
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  
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肯自治便  
不取攬外  
事

習坎心亨  
便是生於  
彙志

心清耳目  
手足効靈  
心不在處  
不見聽不  
聞食不知  
味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惰不肯自治只言短  
長不能及躬者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  
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  
然後其心亨通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  
束而自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  
容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



也

正乃光明  
故學先知  
止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長爲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

動靜不失  
其時便是  
知止故其  
實光明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而不見長進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干己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聞之光明可乎

聖學實友  
宜以交觀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

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高存之口在道不窮於無在器不溺於有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大小

及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撰德於卦如乾坤則撰至健之德

坤則撰至順之德也爻有大小陰爲小陽爲大也陰爻雖小亦必論以君子之義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

化小人爲君子其謀更勝

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

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

曰大人造也

劉近山曰造位天德者謂位已成而躋人之德成性躋聖者謂性已成而躋

聖人之域皆以德言若夫受命而與首出庶物則以位言而所性不存謂位非所與也○陳潛室曰橫渠此說不作得時位大人看要作孔子看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學者用此善學易者若論爲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乾至健無懼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

簡能

虛中菴曰無懼者剛神不滯感速者一氣所感頃刻不留故曰乾知大始乾以易知不煩

者無造始之勞施普者承天之施隨

物成莫故曰坤作成物坤以簡能

顧允成曰近來談道家正蒙一書未嘗遇而問焉  
一番點動光彩如新前輩許大衆幾人曾有此開  
工夫作正蒙來後輩許大衆幾人曾有此開工夫  
解正蒙來莫將這公案小看了○程門單提西銘  
朱子從而表章遂將東銘混過愚熟玩之西銘是箇  
箇極宏潤的體段故推至於如化窮神東銘是箇  
極詳密的工夫故羅數於戲言戲動孟子論仁義  
之充織及無受爾汝可言未可言之間意蓋如此  
鄧元錫曰正蒙窮造化兩明出人變化之原究古  
聖賢知禮成性誠明成德之學等而實踐踐於言教  
動法書爲宥得不合於瞬息之存養語上極乎無  
形語下辨乎形器語上極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  
造端者說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而推之  
無不畢也自言曰吾之此書譬之木乎根本枝葉  
悉備充榮之  
功在人而已

倪元瓚曰明道復橫渠書謂所論大槩有苦心極  
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平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

至此明府所照如目所覩纖微盡識考索至者如  
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鳴吁明道其至矣乎然而  
橫渠空管居子成章由誠而立視木斯坊程子規  
以自然於何不誠若朱子以爲形下未免不善讀  
而傷之矣

初得范文正公指點纔得兩程夫子切礎故自常  
謂兩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造詣精深得於虛懷  
者多矣天地聖人之

道無非以至虛爲實

有力是人便有執着不肯服善明公凡事以復古  
自任力何猛也而坐撤臬比心之虛也特甚變化  
氣質四字是他生平學問把柄溫而厲威而不猛  
恭而安此太和元氣無庸變化而動容周旋中禮  
者也知廉勇藝文之以禮樂此則融其所長變之  
化之以歸於中和者也人一己百人己千而果  
能此道此則補其所短而變之化之以革其愚柔  
者也愚魯尚明若由學力變化故皆能升堂入室

明公之得  
其在斯乎

理學宗傳卷之四終

理學宗傳

卷之四

張子

三

理學宗傳卷之五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王之徵

今編

五男 韻雅

邵子 子伯溫附

康節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賢而隱徙共城已徙洛爲洛人先生少以才自雄欲樹功當世於書無不讀學專苦北海李之才挺之攝共城令開之學先生說之從受學嚴事之即旅宿必褫坐必拜也彌刻厲自進蔬素不厭寒不爇暑不扇夜不就枕席數年

道既通慨然嘆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及四方可  
乎於是走吳適楚周流齊魯梁晉之墟久之還其城  
廬於百源之上抵洛陽以爲是天下之中古賢聖所  
都四方賢士大夫之所輻輳也實始有定居之志蓬  
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浩然樂也講學  
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先生德器粹然  
望之可知其賢然清明坦易不事表暴不修防畛正  
而不諒通而不汙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燕笑終日  
不取甚異于人也故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大夫過



卷之二  
禮記

洛有不之公府而必至先生之廬者病畏寒暑當大  
寒大暑時輒不出常以仲春秋乘小車行遊洛城中  
隨意所之士大夫家聽其車聲爭倒屣迎致雖童隸  
亦歡愛尊奉以爲我家先生來也至經月不返與人  
言依於孝弟忠信以風諭於道樂道人之善而未嘗  
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  
成人才者多矣文潞公彥博富鄭公弼皆以元老碩  
望至尊重在洛見先生尊禮之與倡和游居程純公  
每見之退輒太息以爲內聖外王之學也遠近學者

從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問與深知論天下事  
雖究心世務者不及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光兄事之  
而純德篤行具爲鄉里所嚮慕鄉人至相與語曰毋  
爲不善毋使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其畏慕如此會新  
法行監司承風旨爲嚴切吏州縣者苦操切不可爲  
爭欲投劾去先生勉之曰此賢者盡力之時新法誠  
嚴第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徒投劾何益時州府  
以更法故家食貧至經月無澗不能餉客爲薄粥代  
之好事者時載酒以濟其乏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

勇公正公  
俱在堯夫  
治論中矣

曰病且老不復能爲從事矣熙寧十年夏感微疾笑  
謂司馬光曰死生亦常事張載喜論命來問疾因曰  
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堯夫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  
俗所謂命則不知也載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  
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堯夫曰  
無可主張者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堯夫  
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着身  
處况能使人行也一日伊川又往視之曰堯夫平生  
所學今無事否荅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也只得依

你說一日有所報堯夫問有甚事曰其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却幽州也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生於太平世歿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明道誌其墓曰自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得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若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

漢英明道  
覺矣知已

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元祐中韓維尹洛請謚於朝常  
博歐陽修之子斐議曰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  
道德之歸且以爲學者之患在于好惡先成乎心而  
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  
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  
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  
嘗以自名也其學淳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  
平易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謚法溫良好樂  
曰康能固所守曰節謚曰康節先生所著皇極經世

六十卷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  
卷自爲之序

經世衍易圖

太陽

太陰

少陽

少陰

少剛

少柔

太剛

太柔

陽

陰

剛

柔

動

一動一靜之間

靜

經世六天體四象圖



天

圖

木



日

極五

水



水

圖

火



太陽 日 暑 性

日 元 皇

太陰 月 寒 情

耳 會 帝

少陽 星 晝 形

鼻 運 王

少陰 辰 夜 體

口 世 伯

少剛 石 雷 木

色 歲 易

少柔 土 露 草

聲 月 書

太剛 火 風 飛

氣 日 詩

太柔 水 雨 走

味 辰 春秋

聲音論

邵伯溫曰物有聲色氣味可考而見唯聲爲甚有  
一物則有一聲有聲則有音有律則有呂故窮聲  
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數數亦以四爲本本乎四象  
故也自四象而爲八卦自八卦而爲六十四天地  
萬物之數備於其間矣此與前元會運世其法同  
日日聲卽元之元日之日也日月聲卽元之會日  
之月也日星聲卽元之運日之星也日辰聲卽元  
之世日之辰也自餘皆可類推

鍾氏過曰天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八天數以日月星辰相因爲一百六十地數以水火土石相因爲一百九十二於天數內去地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是爲天之用聲於地數內去天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地之用音凡日月星辰四象爲聲水火土石四象爲音聲有清濁音有關翕遇音數則聲爲清音爲闕遇偶數則聲爲濁音爲翕聲皆爲律音皆爲呂以律唱呂以呂和律天之用聲別以平上去入者一百一十二皆

以開發收閉之音和之地之用音別以開發收閉者一百五十二音以平上去入之聲唱之

又曰東方之音在齒舌南方之音在唇舌西方之音在嚶舌北方之音在喉舌便於喉者不利於唇便於齒者不利於嚶由是訛正牽乎僻論是非出乎曲說繁然殺亂於天下矣不有正聲正音烏能正之哉

夫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剛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柔一剛交而金木水

上備焉一闕一翕交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  
交而開發收閉備焉日月星辰備而萬情生焉金  
木水火備而萬形成焉平上去入備而萬聲出焉  
開發收閉備而萬音生焉律隨天而變呂隨地而  
化闕隨陽而出翕隨陰而入唱隨剛而上和隨柔  
而下然後律呂隨音宮徵角羽之道各得其正矣  
陽生日陰生月剛生星柔生辰剛生金柔生土陽  
生火陰生水日月星辰金土火水而天地正焉是  
知律呂聲音之道可以行天地矣日生日月生耳

星生鼻辰生日金生氣土生味火生色木生聲目  
耳鼻口氣味色聲正而人道正焉是知律呂聲音  
之道可以行人事矣目之體數十耳之體數十二  
色之體數十聲之體數十二進目鼻氣色之體數  
退耳口味聲之體數是爲正律之用數進耳口味  
聲之體數退目鼻氣色之體數是爲正呂之用數  
以正律之用數協正呂之用數是爲正音之用數  
以正呂之用數和正律之用數是謂正聲之用數  
正律之用數一百一十二正呂之用數一百五十

二正聲之用數萬有七千二十四正音之用數萬有七千二十四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感律而音生焉律呂與天地同和聲音與律呂同順是故古之聖王見天地萬物之情暢然後作樂以崇之命工以和之以詩言志以歌詠言以聲依永以律和聲此所謂八音克諧而百獸率舞人神以和而鳳凰來儀則是學也豈直言釋音文義而已哉

祝氏涇曰宮商角徵羽分太少爲十聲管以十千六律六呂合爲十二音管以七麥搏之以聲音之



字母二百六十四聲分平上去入音分開發收閉  
鋪布悉備以爲三千八百四十圖各十六聲十六  
音總三萬四千四十八音聲蓋取天聲有字無字  
與無聲字一百六十位地音有字無字與無音字  
一百九十二位衍忒而成之聲之位去不用之四  
十八止百十二所以括唐韻之內外八轉而分平  
上去入也音之位去不用之四十止百五十二所  
以括切字母唇舌牙齒喉而分開發收閉也何謂  
無聲百六十位中有位而調不出者何謂無音百

九十二位中有位而切不出者以聲音統攝萬物之變反於無聲無音則備矣其間有聲有音雖無字皆洪纖高下遂其生育者也若有聲而無音有音而無聲則天地不相唱和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徒有其位實無其物也聲音字母二百六十四相交而互變始於一萬七千二十四極於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二百七十六以取掛一之二百五十六卦以觀天地萬物之進退盈虛消長也

上官氏萬里曰自 僧了義以三十六字爲翻切  
毋奪造化之功司馬公指掌圖爲四聲等字蒙古  
韻以一聲該四聲皆不出了義區域蓋但欲爲翻  
切用而未及於物理也惟皇極川聲音之法超越  
前古以聲起數以數合卦而萬物可得而推矣詳  
見祝氏鈐而祝氏又或與康節有異同處

彭氏長庚曰鄭夾漈云四聲爲經七音爲緯江右  
之儒爲韻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縱成經  
衡成緯經緯不交所以失立韻之原今故經世書

聲爲律音爲呂律爲唱呂爲和一經一緯一縱一橫而聲音之全數具矣於聲之用數中去音之體數四十八於音之用數中去聲之體數四十者知天數無十地數無一也以聲配音而切韻生焉翕闕清濁辨焉三萬四千四十八音聲在其中矣天下之聲既具而天下之色若臭若味皆在其中矣此所以爲萬物之數也

倪生曰按先儒云經世全書六十二篇及弟子所記外篇上下通六十四篇內元會運世三十四篇橫列甲子起堯元年甲辰終五代周顯德九年己未繫歲紀事以驗天時人事之得失十六篇以聲

音律呂史記卷之四圖二千八百四十一以窮萬物  
之數其觀物內外十一四篇皆所以敷暢前二數之  
義也前二數伯溫帝著一元消息等圖以括其要  
而山蔡氏又因其圖而推衍之著爲經世指要以  
盡五十篇之文朱子以爲縝密近世行本不能具  
載全書惟取精要前圖增以諸家釋例纂爲二卷  
列於內外篇之首亦云約矣今所鈔者惟及內外  
篇而復不能盡錄全文聲音亦僅取鍾祝等論約  
之更約然大體已備脈絡不消觸類旁通一隅三  
反固不必詞費也

皇極經世

子伯溫撰

觀物內篇

先生探厥  
紫微洞情  
懸解蹤如  
斷輪妙於  
弄九淵然  
於天入上  
下幽明終  
始之故於  
是以寒暑  
晝夜風雨  
雷霆盡天  
地之變化  
以性情形  
體飛走草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  
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  
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  
謂也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爲自  
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至偉者歟天生於動  
者也地生於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  
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

木盡萬物

之感應以

耳目鼻口

色聲氣味

盡萬人之

體用以元

會運世日

月歲時歲

天地之始

悉以皇帝

聖伯易詩

書海秋盡

聖賢之非

或而大中

至正之極

專其於其

即故命其

壽曰皇極

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

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動之大

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

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

陽為星少陰為辰辰者天之土不見而屬陰日月星辰交而天

之體盡之矣太柔為水大剛為火少柔為土少剛

為石

或曰皇極經世捨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火土石地之四體也金木水火土者五行也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后天也先天后天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五行之所資

所謂加一  
倍法自一  
而四自四

也炎上者木也。燾火土石蓋五行在其間矣。金出  
天地之間者也。水火土石蓋五行在其間矣。金出  
於石而木生於土。有石而后有金。有土而后有木。  
金者從革而后成木者植物之一類也。是豈捨五  
行而不用哉。五行在其間者此之謂也。皇極經世  
用水火土石以其本體也。洪範用金木水火土以  
其致用也。皆有所主其歸則一。

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混成一體謂之太極太極既判初有儀形謂之兩  
儀兩儀又判而爲陰陽剛柔謂之四象四象又判  
而爲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而  
成八卦太陽少陽太陰少陰成象於天而爲日月  
星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成形於地而爲水火木  
石八者其備然後天地之體備矣。大地之體備而  
后變化生成萬物也。所謂八者亦本乎四而已。在  
天成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陽燧取於日而得火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古



而八以至  
於六十四  
以至於十  
二萬九千  
六百歲皆  
因此而推

火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月也在地成形水  
也方諸取於月而得水水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  
成象星也在地成形石也星墮而為石石與星本  
乎一體也在天成象辰也在地成形土也自日月  
星之外高而蒼蒼者皆辰也自水火石之外廣而  
厚者皆土也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地之間猶形  
影際響之相應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皆自然之  
理也蓋日月星辰猶人之有耳目口鼻水火土石  
猶人之有血氣骨肉故謂之天地之體陰陽剛柔  
則猶人之精神而所以主耳目口鼻血氣骨肉者  
也故謂之天地之川夫太極者在天地先而不為先在  
天地后而不為后終天地而未常終始天地而未  
常始與天地萬物同隴和會而未常有先后始終  
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於天地萬物  
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明日方有兩儀后日  
乃有象卦也雖通謂之曰生其實一時俱足如有  
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然是  
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后未嘗

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虧無時不在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木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

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寒暑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

水爲雨

水氣所化

火爲風

火氣所化

土爲露

土氣所化

石爲雷

石氣所化

四者又交相化焉故雨有水雨有火雨有土雨有石雨水雨則爲霧霏之雨火雨則爲苦暴之雨土雨則爲霖霖之雨石雨則爲雹凍之雨所感之氣如此皆可以類推也

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暑變物之性寒變物

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  
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  
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  
矣走感暑而變者性之走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走  
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走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走也  
飛感暑而變者性之飛也感寒而變者情之飛也  
感晝而變者形之飛也感夜而變者體之飛也草  
感暑而變者性之草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草也感  
晝而變者形之草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草也木感

暑而變者性之木也感寒而變者情之木也感晝  
而變者形之木也感夜而變者體之木也性應雨  
而化者走之性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性也應露而  
化者草之性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性也情因雨而  
化者走之情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情也應露而化  
者草之情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情也形因雨而化  
者走之形也應風而化者飛之形也應露而化者  
草之形也應雷而化者木之形也體應雨而化者  
走之體也應風而化者飛之體也應露而化者草

之體也應雷而化者木之體也性之走善色情之走善聲形之走善氣體之走善味性之飛善色情之飛善聲形之飛善氣體之飛善味性之草善色情之草善聲形之草善氣體之草善味性之木善色情之木善聲形之木善氣體之木善味走之性善飛之性善日草之性善口木之性善鼻走之情善耳飛之情善日草之情善口木之情善鼻走之形善耳飛之形善日草之形善口木之形善鼻走之體善耳飛之體善日草之體善口木之體善鼻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

不兩耳以  
口鼻也心  
之官又能  
善萬物之  
知此所以  
善於萬物

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  
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  
味靈於萬物不亦宜乎○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謂  
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  
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  
也耳目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  
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  
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  
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

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物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八之人有十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人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至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人而何人謂之不一則吾不信也

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其能以心代天意  
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其能以上識  
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其能以  
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

者窮之理之也所以謂之

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

處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  
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  
地則天地亦爲萬物道之道盡於天矣天之道盡



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於其間矣。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四

府者乎易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爲收民  
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  
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日  
四府者時也聖人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  
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何如哉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  
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易之  
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  
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

者長生之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謂也書之詩者  
長收之謂也書之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  
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也詩之詩者收  
收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也春秋之易者  
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  
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生生  
者修夫意者也生長者修夫言者也生收者修夫  
象者也生藏者修夫數者也長生者修夫仁者也  
長長者修夫禮者也長收者修夫義者也長藏者

修夫智者也收生者修夫性者也收長者修夫情者也收收者修夫形者也收藏者修夫體者也藏生者修夫聖者也藏長者修夫賢者也藏收者修夫才者也藏藏者修夫術者也修夫意者三皇之謂也修夫言者五帝之謂也修夫象者三王之謂也修夫數者五霸之謂也修夫仁者有虞之謂也修夫禮者有夏之謂也修夫義者有商之謂也修夫智者有周之謂也修夫性者文王之謂也修夫情者武王之謂也修夫形者周公之謂也修夫體

者召公之謂也修夫聖者秦繆之謂也修夫賢者  
晉文之謂也修夫才者齊桓之謂也修夫術者楚  
莊之謂也皇帝王霸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  
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  
之體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  
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  
用也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  
焉者聖人之事也

不知聖人之心而徒徇聖人之迹則害於道害於  
道者揚墨之徒學者宜有以辨之竊聖人之迹而

爲如爲惡者則害於國家害於國家者莽中之徒是也人君宜有以辨之

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霸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

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霸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

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霸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

五霸與三  
帝王並稱  
元非其倫  
若此段便  
見解所

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

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  
勸五霸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  
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

五霸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  
則霸霸又不足則矣若然則五霸不謂無功

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則遠矣周之東遷

文武之功德於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  
室不絕如綫不敢居害中原者猶五霸借名

之力也

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



謂所云至  
人者非仲  
尼其誰與  
雖擬仲尼  
証天地而  
已矣

業也一世之事業者非五霸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霸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仲尼曰百世可知夫如是則何止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能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爲

加通所註  
不獨釋先  
生之已言  
且能闡先  
生之未言  
傳先生者  
賴有此家  
學耳

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捨  
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也歟夫  
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用也一動一靜之謂者天  
令然也陽闢而爲動陰合而爲靜所謂一動一靜  
者也不役乎動不滯乎靜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  
者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自靜而觀動自動而觀靜  
則有所謂動靜方靜而動方動而靜不拘於動靜  
則非動非靜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  
之心蓋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夫天地之心於此  
而見之聖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也亦於此而見之  
雖顯沛造次未嘗離乎此也中庸曰道不可須臾  
離也可離非道也退藏於密則以此洗心焉吉凶  
與民同患則以此齋戒焉夫所謂密所謂齋戒者  
其在動靜之間乎此天地之至妙至妙者也聖人

經其爲小  
人君子道  
長陰不能  
敵陽則其  
爲君子小  
人絕其傷

作易盡本乎此世儒昧於易本不見天地之心見  
其一陽初復遂以動爲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生  
物爲心隱天地之心何止於動而生物哉見其五  
陰在上遂以靜爲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靜靜復  
則止隱天地之心何止於靜而止哉爲虛無之論  
者則曰天地以無心爲心隱天地之心一歸於無  
則造化息矣蓋天地之心不可以有無言而未嘗  
有無亦未嘗離乎有無者也不可以動靜言而未  
嘗動靜亦未嘗離乎動靜者也故於動靜之間有  
以見之然動靜之間不容髮豈有間乎惟其無  
間所以爲動  
靜之間也

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爲  
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  
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

不能敵陰

將躬身心  
上來是學  
問把柄

爲君子也。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

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

晉之治也  
三綱正而  
親上死長  
世之亂也  
三綱墜而  
親父與君  
古治日  
而亂日  
者傷一  
二故也

其善事心者也三皇之法無殺五霸之法無生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自三代而下漢唐爲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亂而亡况其不盛於漢唐者乎其興也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之道盛噫二道對行何

故治世少而亂世多耶君子少而小人多耶曰豈  
不知陽一而陰二乎天地尚由是道而生况其人  
與物乎人者物之至靈者也物之靈未若人之靈  
一尚由是道而生况靈於物者乎是知人亦物也  
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

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  
以日經日則元之元可知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  
可知矣以日經星則元之運可知矣以日經辰則  
元之世可知矣以月經日則會之元可知矣以月

經月則會之會可知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  
矣以月經辰則會之世可知矣以星經日則運之  
元可知矣以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矣以星經星  
則運之運可知矣以星經辰則運之世可知矣以  
辰經日則世之元可知矣以辰經月則世之會可  
知矣以辰經星則世之運可知矣以辰經辰則世  
之世可知矣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  
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之會  
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百二十會之世五萬

一千八百四十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以日經日爲元之元其數一日之數一故也以日經月爲元之會其數十二月之數十二故也以日經星爲元之運其數三百六十星之數三百六十故也以日經辰爲元之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辰之數四千三百二十故也則是日爲元月爲會星爲運辰爲世此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也一元象一年十二會象十二月三百六十運象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世象四千三百二十時也蓋一年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五



有十二月三百六十四千三百二十時故也經  
世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  
世三十年是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爲皇極  
經世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之間猶年也自元之元  
更相變而至於辰之元自元之辰更相變而至於  
辰之辰而後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生而不窮也  
皇極經世也者一元之數使人引而伸之可至於  
終而復始也其法皆以十二三十相乘十二三十  
日月之數也其消息盈虧之說不著於書使人求  
而得之蓋藏諸用也此易所謂天地之數也

元之元以春行春之時也元之會以春行夏之時也  
元之運以春行秋之時也元之世以春行冬之時  
也會之元以夏行春之時也會之會以夏行夏之  
時也會之運以夏行秋之時也會之世以夏行冬

之時也。運之元以秋行春之時也。運之會以秋行  
夏之時也。運之運以秋行秋之時也。運之世以秋  
行冬之時也。世之元以冬行春之時也。世之會以  
冬行夏之時也。世之運以冬行秋之時也。世之世  
以冬行冬之時也。

春及秋冬一歲之運其變如此在  
天運亦然不過乎陰陽消長而已

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  
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霸以道行力之事也。  
帝之皇以德行道之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

御見之經  
無遠祖文  
之事者先  
生應禰之  
亦以其時  
盛之也

也帝之王以德行功之事也帝之霸以德行力之  
事也王之皇以功行道之事也王之帝以功行德  
之事也王之王以功行功之事也王之霸以功行  
力之事也霸之皇以力行道之事也霸之帝以力  
行德之事也霸之王以力行功之事也霸之霸以  
力行力之事也

帝皇王霸一世之事其道如此  
在萬世亦然不過因革而已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所以仲尼  
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

與立未可與盤是知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經豈可畫地而輕言哉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消長之有變因革之有權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事非變非權其孰能盡之能盡權變者其惟聖人乎賢人則猶有所未盡也小人而曰權變是詐而已矣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霸冬也七國冬之餘列也漢王而不足晉霸而有餘三國霸之雄者也十六國霸之叢者也南五代霸之借乘也北五代霸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霸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霸日月之餘

光也後五代之朔日未出之星也

三皇不言而化故於時爲春五帝典章備矣故於時爲夏三王法度成矣故於時爲秋五霸刑殺尚矣故於時爲冬得時之正者皇帝王霸而已漢祿乎霸故王而不足晉劣於漢故霸而有餘三國霸之盛強者也自十六國至於南北朝皆不足乎霸者也隋方之於晉猶父子也唐方之於漢猶兄弟也皆不足於王而祿乎霸者也隋季諸郡唐季諸鎮及乎五季皆不足道也故曰江漢之餘波日月之餘光日月未出之星也

自帝堯至於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可明紀者四海之內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或廢或強或弱或盛或衰或唱或隨未有能兼世而能一其風

變與風

俗者吁古者謂三十年爲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  
必洽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苟有命世  
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 三變而帝道可  
舉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有其代  
則賢之與不肖何止於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  
人之難不其然乎

易有數天  
地有數則  
數亦理也  
不解者舉  
竟疑矣非  
乃有謂不

太陽之體數十太陰之體數十二少陽之體數十少  
陰之體數十二少剛之體數十少柔之體數十二  
太剛之體數十太柔之體數十二進太陽少陽太

必解不取  
解者遂讓  
先生父子  
獨擅千古

剛少剛之體數退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是  
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川數進太陰少陰太柔  
少柔之體數退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是謂  
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川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  
之體數一百六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一  
百九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川數一百一十  
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川數一百五十二以太  
陽少陽太剛少剛之川數唱太陰少陰太柔少柔  
之川數是謂日月星辰之變數以太陰少陰太柔

少柔之用數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是謂  
水火土石之化數日月星辰之變數二萬七千二十  
四謂之動數水火土石之化數一萬七千二十四  
謂之植數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變化通  
數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謂  
之動植通數

日爲太陽其數十月爲太陰其數十二星爲少陽  
其數十辰爲少陰其數十二石爲少剛其數十土  
爲少柔其數十二火爲太剛其數十水爲太柔其  
數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本數四十六陰少陰  
太柔少柔之本數四十八以四因四十四得一百  
六十四以四因四十八得一百九十二是謂太陽少



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六十數之內退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用數也陰陽剛柔互相進退去其體數而所存者謂之用數陰陽剛柔所以相進退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天地交際之道也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水火土石之化數以一百五十二因一百一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日月星辰之變數變數謂之動數化數謂之植數以一萬七千二十四因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謂動植之通數此易所謂萬物之數也或曰經世之數與太衍之數不同何也曰易用九六經世用十二而為二則六矣故曰陽也止於十月陰也止於十二此之謂極數太衍經世者木於四四者四象之數也故大衍四四因九得三十六是謂

乾一爻之策數四因六得二十四是爲坤一爻之策數六因三十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爲乾一卦之策數六因二十四得一百四十有四是爲坤一卦之策數乾坤之策凡三百六十也三十二因二百一十六得六十九百一十有二是爲三十二陽卦之策數三十二因百四十有四得四千六百有八是爲三十二陰卦之策數合二篇之策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如太懸之數則用三數聖賢立法不同其所以爲數則一也

日月星辰者變乎寒暑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  
雨風露雷者也寒暑晝夜者變乎性情形體者也  
雨風露雷者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性情形體者本  
乎天者也走飛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

總歸在人  
上

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  
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  
物者人之謂也

有日日之物者也有日月之物者也有日星之物者  
也有日辰之物者也有月日之物者也有月月之  
物者也有月星之物者也有月辰之物者也有星  
日之物者也有星月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也  
有星辰之物者也有辰日之物者也有辰月之物  
者也有辰星之物者也有辰辰之物者也

物之變化  
此

日日物者飛飛也日月物者飛走也日星物者飛木  
也日辰物者飛草也月日物者走飛也月月物者  
走走也月星物者走木也月辰物者走草也星日  
物者木飛也星月物者木走也星星物者木木也  
星辰物者木草也辰日物者草飛也辰月物者草  
走也辰星物者草木也辰辰物者草草也

物之氣  
類如此

有皇皇之民者也有皇帝之民者也有皇王之民者  
也有皇嗣之民者也有帝皇之民者也有帝帝之

民者也有帝王之民者也有帝霸之民者也有王  
皇之民者也有王帝之民者也有王王之民者也  
有王霸之民者也有霸王之民者也有霸帝之民  
者也有霸王之民者也有霸霸之民者也

世變汚隘  
不同如此

皇皇民者士士也皇帝民者士農也皇王民者土工  
也皇霸民者士商也帝皇民者農士也帝帝民者  
農農也帝王民者農工也帝霸民者農商也王皇民  
者工士也王帝民者工農也王王民者工工也王

霸民者工商也。霸皇民者商士也。霸帝民者商農

也。霸王民者商工也。霸霸民者商商也。

民俗澆淳  
不同如此

每續錄言  
之以燕天  
地古今民  
物事類之

飛飛物者性性也。飛走物者性情也。飛木物者性形也。飛草物者性體也。走飛物者情性也。走走物者情情也。走木物者情形也。走草物者情體也。木飛物者形性也。木走物者形情也。木木物者形形也。水草物者形體也。草飛物者體性也。草走物者體情也。草木物者體形也。草草物者體體也。

性情形體有同異  
所以物有氣類

士士民者仁仁也士農民者仁禮也士工民者仁義也士商民者仁智也農士民者禮仁也農農民者禮禮也農工民者禮義也農商民者禮智也工士民者義仁也工農民者義禮也工工民者義義也工商民者義智也商士民者智仁也商農民者智禮也商工民者智義也商商民者智智也

仁義禮智有等級

民俗所以不同

飛飛之物一之一飛走之物一之十飛木之物一之

百飛草之物一之千走飛之物十之一走走之物  
十之十走木之物十之百走草之物十之千木飛  
之物百之一木走之物百之十木木之物百之百  
木草之物百之千草飛之物千之一草走之物千  
之十草木之物千之百草草之物千之千

飛飛之物一之一謂一物而兼兆物者也自此各  
有等差以至於草草之物物之極細者也故爲千  
之千物之  
巨細如此

士士之民一之一士農之民一之十士工之民一之  
百士商之民一之千農士之民十之一農農之民



十之十農工之民十之百農商之民十之千工士  
之民百之一工農之民百之十工工之民百之百  
工商之民百之千商士之民千之一商農之民千  
之十商工之民千之百商商之民千之千

士士之民一之一謂爲一人而兼兆人者也自此  
各有等差以至於商商之民民之極細者也故爲  
千之千人之  
賢思如此

一一之飛當兆物一十之飛當億物一百之飛當萬  
物一千之飛當千物十一之走當億物十十之走  
當萬物十百之走當千物十千之走當百物百

之木當萬物百十之木當千物百百之木當百物  
百千之木當十物千一之草當千物千十之草當  
百物千百之草當十物千千之草當一物一二之  
七當兆民一十之士當億民一百之士當萬民一  
千之士當千民十一之農當億民十十之農當萬  
民十百之農當千民十千之農當百民百一之工  
當萬民百十之工當千民百百之工當百民百千  
之工當十民千一之商當千民千十之商當百民  
千百之商當十民千千之商當一民爲一一之物

經世一書  
大其能哉  
小其能破  
然神之致  
皆於經世  
之類人踐  
形德性爲  
天地民物  
之主故爲  
內聖外王  
之學亦謂  
於數也

能當兆物者非巨物而何爲一一之民能當兆民者非巨民而何爲千千之物能分一物者非細物而何爲千千之民能分一民者非細民而何因知物有大小民有賢愚移昊天生兆物之德而生兆民則豈不謂至神者乎移昊天養兆物之功而養兆民則豈不謂至聖者乎吾今而後知踐跡爲大非大聖大神之人豈有不負於天地者矣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聖人能一萬

物之情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  
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  
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  
有我於其間哉

觀物外篇

內篇先生所著外篇門人所記

天數五地數五合而爲十數之全也天以一而變四  
地以二而變四四者有體也而其一者無體也是  
謂有無之極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  
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是故無體

外篇門弟  
子記平日  
所聞於先  
生者凡二  
卷字伯溫  
取其足者

理學宗傳

卷之五

孟子

五

明新道書  
成善符焉

然其言完

極天公之

意多前聖

之所未言

或謂內篇

理際而數

畧外篇數

詳而理顯

學先生者

論自外篇

始

之一以况自然也不用之一以况道也用之者

三以况天地人也

一謂太極四謂四象天以一而變四謂太陽太陰  
少陽少陰地以二而變四謂太剛太柔少剛少柔  
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三謂三陽其不用一者去  
太陰而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謂三陰其不  
用一者去太剛而言也山是而知十者天地之全  
數也包太極而言也八者天地之體數並交數而  
言也六者天地之用數去交數而言也蓋天地之  
用數六兼餘分爲七其一者即天地之交數去而  
不用  
者也

天有四時一時四月一月四十日四四十六而各去

其一是以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也四時體數也

三月三十日用數也體雖具四而其一常不用也  
故用者止於三而極於九也體數常偶故有四有  
十二用數常奇故有三有九大數不足而小數常  
盈者何也以其大者不可見而小者可見也故  
時止乎四日止乎三而日盈乎十也是以人之支  
體有四而指有十也

張氏曰大者不足天地數也小者常盈人物數也  
大者不可見小者可見故年包乎時除時無年時  
包乎月除月無時月包乎日除日無月大者統而  
小者分也

天見乎南而潛乎北極於六而餘於七是以人知其

前味其後而累其左右也舉年見月舉月見日舉日見時陽統陰也是天四變含地四變日之變含月與星辰之變也是以一卦含四卦也

天之四變日月星辰地之四變水火土石龜氏日形有四方氣有四時天有四象變爲寒暑晝夜含此四象化爲雨風露雷天足以包地也

日一位月一位星一位辰一位日有四位月有四位星有四位辰有四位四有十六位此一變而日月之數窮矣天有四變地有四變變有長也有消也十有六變而天地之數窮矣日起於一月起於

二星起於三辰起於四引而伸之陽數常六陰數常二而大小之運窮矣

鮑氏曰陽一爲奇陰二爲偶是以一元之數起於乾爲起數之端猶一歲包年月日時而爲之也乾之後有兌兌爲月其數二衍之爲十二一歲有十二月也兌之後有離離爲日其數三衍之爲三百六十一歲有三百六十日也離之後有震震爲時其數四衍之爲四千三百二十一年歲有四千三百二十時也此一二三四爲天地生物之始數陽之所以先乎陰也震四之後繼以巽五陰元之氣莫先於此是爲巽元之年數衍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爲起數之端坎六繼之是爲巽元之月數衍之爲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月長七又繼之是爲巽元之日數衍之爲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口若夫巽之時數則居坤之八焉又衍之而得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五千時此五六七八又天地成



物之終數陰之所以示於陽也大抵乾兌離震之數包巽坎艮坤在其中自子至巳上六辰皆屬乾謂之先天自午至亥下六辰皆屬坤謂之後天後天皆效先天而爲之也故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可舉一隅而知之

天之有數起乾而止震餘入於無者天辰不見也地去一而起十二者地火常潛也故天以體爲基而常隱其基地以用爲本而常藏其用也一時止於三月一月止於三十日皆去其辰數也是以八八之卦六十四而不變者八可變者七七八五十六其義亦由此矣

堯生先天  
之學源云  
有本然實  
靈心默契  
故所自得  
獨深融是  
書者不能  
窺其淵藪  
安敢臆說  
短其所謂

先天八卦自乾至震天之數也自巽至坤地之數也  
也天統乎體而紀地以爲體常居其體者所謂餘  
入於無而天辰不見正指地之數而言也地分乎  
用而乘天以爲川常藏其川者所謂地去一而地  
大帝謂正指天之數而言也八八六十四卽一時  
四月一月四月十日之體數也七七四十九卽一時  
時三月一月三日十日之用數也

卦有六十四而用止於三十六爻有三百八十四而  
用止於二百一十有六也六十四分而爲二百五  
十六是以一卦去其初上之爻亦二百五十六也  
此生物之數也故坎離爲生物之主以離四陽坎  
四陰故生物者必四也陽一百一十二陰一百一

十二去其坎離之爻則二百一十六也陰陽之四  
十共爲二百五十六也是以八卦用六爻乾坤主  
之也六爻用四位坎離主之也故天之昏曉不生  
物而日中生物地之南北不生物而中央生物

卦有六十四爻有三百八十四去其爻數取其用  
數分陰分陽陽得一百一十二陰得一百一十二  
去其離坎之四陰四陽則二百一十六爲三十六  
卦之數並除陽之四十共二百五十六爲去其初  
上爻之數也陰陽之陰當作餘張氏曰先天八卦  
用六爻乾坤主之者體也六爻用四位坎離主之  
者用也所以體數實統三百六十運之全用數止  
當二百四十運則六之四也

體數何爲者也生物者也用數何爲者也運行者也

釋文相去  
千餘年  
其亦千年  
以其體論  
之所不同  
增其事之  
人非夫之  
言固非玩

運行者天也生物者地也天以獨運故以用數自  
相乘而以用數之用爲生物之時也地剝而生故  
以體數之用陽乘陰爲生物之數也

異數陽體數陰故用數自相乘以陽乘陽而爲用  
數之用二百五十二生物之時也體數之用以陽  
乘陰爲二百七十  
十生物之數也

陽尊而神尊故役物神故藏用圓者星也曆紀之數  
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  
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義文因之  
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

連字解字  
尚一家亦  
靈在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  
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  
爲姤是以陽始於復陰始於姤也性非體不成體  
非性不生陽以陰爲體陰以陽爲體動者性也靜  
者體也在天則陽動而陰靜在地則陽靜而陰動  
性得體而靜體隨性而動是以陽舒而陰疾也陽  
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  
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唱陽知其始而  
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勢陽能知而陰不能知

變身有端  
則天地息  
矣

天向一中  
分造化人  
從心上起  
經綸

陽能見而陰不能見也能知能見者爲有故陽性  
有而陰性無也陽有所不偏而陰無所不偏也陽  
有去而陰常居也無不偏而常居者爲實故陽體  
虛而陰體實也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  
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陽生於下而陰生於上  
是以萬物皆反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  
生陰是以循環而無窮也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  
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

故君子貴中也

陰陽生而分二儀二儀交而生四象四象交而成八

卦八卦交而生萬物故二儀生天地之類四象定

天地之體四象生八卦之類八卦定日月之體八

卦生萬物之類重卦定萬物之體類者生之序也

體者象之交也推類者必本乎生觀體者必由乎

象生則未來而逆推象則既成而順觀是故日月

一類也同出而異處也異處而同象也推此以往

物易逃哉

有變者曰  
應者曰  
應者曰  
應者曰  
應者曰

有變則必有應也故變於內者應於外變於外者應於內變於下者應於上變於上者應於下也天變而日應之故變者從天而應者法日也是以日紀乎星月會乎辰水生於土火潛於石飛者棲木走者依草心肺之相聯肝膽之相屬無他變應之道也

陽交於陰而生蹄角之類也剛交於柔而生根莖之類也陰交於陽而生羽翼之類也柔交於剛而生枝幹之類也天交於地地交於天故有羽而走者



足而騰者草中有木木中有草也各以類而推之  
則生物之類不逃數矣陸中之物水中必具者猶  
影象也陸多走水多飛者交也是故巨於陸者必  
細於水巨於水者必細於陸也虎豹之毛猶草也  
鷹鷂之羽猶木也人之骨巨而體繁木之幹巨而  
葉繁應天地之數也動者體橫植者體縱人宜橫  
而反縱也

動物謂鳥獸體者橫生橫者爲緯故動植物謂草  
木體者縱生縱者爲經故靜非惟鳥獸草木上而  
列宿下而山川莫不皆然至於人亦動物體宜橫  
而反縱此所以異於萬物爲最貴也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卽可以觀天  
學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貴之  
哉天圓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  
焉地東南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日  
行陽度則羸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去日則  
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  
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  
月東出也天爲父日爲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爲  
夫月爲婦故日東山月西出也

日月無光借日光以爲光及其盛也遂與陽敵爲人君者可不慎哉

日月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剋也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日月法日日法天天半明半晦日半虛半縮月半盈半虧星半動半靜陰陽之義也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月見於夜而半不見星半見於夜貴賤之等也

日月星紀  
論天

陽得陰而爲雨陰得陽而爲風剛得柔而爲雲柔得剛而爲雷無陰則不能爲雨無陽則不能爲雷

柔也而屬陰陰不能獨立故待陽而後與雷剛也  
屬體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也

天變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貞易之變也人行而天應  
之故吉凶爲應則悔吝爲變悔者吉之先而吝者  
凶之本是以君子從天不從人

非聖人不  
能盡易之  
用

乾坤天地之本離坎天地之用是故易始於乾坤中  
於離坎終於既未濟而泰否爲上經之中咸恒爲  
下經之首皆言乎其用也坤統三女於西南乾統  
三男於東北上經起於三下經終於四皆交泰之

義也故易者用也乾用九坤用六大衍用四十九而潛龍勿用也大哉用乎吾於此見聖人之心矣道生天天生地及其功成而身退故子繼父禪是以乾退一位也

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離坎交之極者故當子午之位巽艮雖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位乾坤純陰陽也故當不用之位

象起於形數起於曆名起於言意起於用天下之數

方及理

天地之道  
可一言而  
盡也

上天下地  
古往今來  
總萬其性  
總統是一  
體也

出於理違乎理則入於術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  
於理也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則休戚不能至矣  
天以理盡而不可以形盡渾天之術以形盡天可乎  
天之神棲於日人之神發於日人之神寤則棲心  
寐則棲腎所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

夫卦各有性體然皆不離乾坤之門如萬物受性於  
天而各爲其性也在人則爲人之性在禽獸則爲  
禽獸之性在草木則爲草木之性天以氣爲主體  
爲次地以體爲主氣爲次在天在地者亦如之

何緣是盡

運乃可入

天之象數則可得而推如其神用則不可得而測也  
自然而然者天也惟聖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  
時行時止雖人也亦天日入地中構精之象也凡  
事爲之極幾十之七則可止矣蓋夏至之日止  
於六十兼之以晨昏分可辨色矣庶幾乎十之七  
也

夏至之日六十刻兼之以晨昏其餘分尚可辨色  
餘分侵地不過乎七故歲有閏餘晷極七分而著  
數法之也以一歲而言冬二分不用以一日而言  
夜三分不用皆以存本也存本不用用乃不察故  
人事不可盡常循十之三可也若爲之極後來無  
可復措手矣秦之虛階之奢皆用之而盡者也

理也人  
配天地此  
理何以  
貴焉

人為萬物  
之靈故貴  
而不能與  
萬物為一  
則則自失  
其貴矣

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  
理盡在其中矣仁配天地謂之人惟仁者真可謂  
之人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

天六地四天以氣為質而以神為神地以質為質而  
以氣為神惟神兼乎萬物而為萬物之靈如禽獸  
之聲以其類而各能得其一無所不能者人也推  
之他事亦莫不然惟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他類  
則不能也人之生真可謂之貴矣天地與其貴而  
不自貴是悖天地之理不祥莫大焉月者日之影



也情者性之影也心性而膽情性神而情鬼

辰至日爲生日至辰爲用蓋順爲生而逆爲用也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真天文也

任我則情情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

天之學十之一不可違人之學十之九不可違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生歿者道

也

先天之學乃是心法道之體也後天之學乃是效

法道之用也熊氏曰先天之學不可言傳當以心

意而領會後天之學文字可考故有形迹可見

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又言在

膽正寤在心

將寐在脾猶時之秋也熟寐在腎猶時之冬也將  
寤在肝猶時之春也正寤在心猶時之夏也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暗

天地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則存於心

鮑氏曰午則日隨天在南子則日隨天在北一日  
之寤寐也夏則日正在午冬則日正在子一年之  
寤寐也日者天之神也人之神豈在心夏也夜  
在腎冬也

火無體因物以爲體金石之火烈於草木之火者因

物而然也

不失理術  
亦遺失理  
道亦術

心能應萬  
變全在虛  
而不動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  
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

星之至微如塵沙者隕而爲堆阜心一而不分則能  
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韻法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  
也冬則閉而無聲也

不見動而動妄也動于否之時是也見動而動則爲  
無妄然所以有災者陽微而無應也有應而動則  
爲益矣君子之學以潤身爲本其治人應物皆餘

才疏德薄  
固陋

朋來所以  
聖也

夫在得先  
便無難處  
之也

學至于業  
方爲自得

事也朝朝者才力也明辨者知識也寬弘者德器也三者不可闕一免說也其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於此故言其極者也

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一失難處矣必至於隕穫

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筭者洛下閎也能推布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但知曆法楊雄知曆法人知曆理

學不至於業不可謂之學

理學宗傳

卷之五

巽

權非聖人  
不能用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  
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  
執中無權者猶爲偏也

易即權也

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闔之  
于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  
闢渾渾然無跡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善易者不  
言身徒以  
言而已用  
處便疑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  
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知易是  
爲知易如孟子所謂善用易者也

春秋三傳之外陸淳嘆助可以兼治

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誅其舊無也初獻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舊僭八佾也

邵某受春秋於尹師魯師魯受於穆伯長邵後復攻伯長曰春秋無褒皆是貶也田述古曰孫復亦云春秋有貶而無褒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間有能爲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况五霸實有功於天下且五霸固不及於王不猶愈於亂乎安得不與之也治春秋者不辨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

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義立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

春秋盡性  
之謂道也  
人之微

人但知春秋聖人所筆削爲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春秋爲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有私而爲  
利也

君子喻於義賢人也小人喻於利而已義利兼忘者惟聖人能之君子畏義而有所不爲小人直不畏

由道如由  
戶便若色  
爲所爲

耳聖人則動不踰矩何義之畏乎

誰能出不由戶戶道也未有不山道而能濟者也不  
由戶者開穴隙之類是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雖多聞則擇善而從之多見  
而識之識別也雖多見必有以別之

雖少而不  
可避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  
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  
顏色皆鬼神之所爲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聰  
明正直有之者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



誰耶皆鬼神之情狀也

漁樵

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

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惟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贓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徼其始取之也惟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譽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

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以不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喪實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喪實之患惟有德者能之

程子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十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適從獨康節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

謂門戶之衆者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

其居若先生之道就其至而論之可謂安且矣

龜山楊氏曰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

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

未得其門而入耳

又曰康節先天之學不傳于世非妙契天地之心

不足以知此其蓋常玩之而兩識淺聞未足以扣

其關鍵入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

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入卦獨艮

坎同爲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

辭而以是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說詳於

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揚子草懸蓋用此耳卦氣

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懸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

懸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懸以千準之今之曆

書亦然則自漢迄及今同用此說也而先生以復

爲冬至據監爲大寒又謂入卦與文王異若此類

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蘊玩味之久

未能知其端倪况敢議其是非耶

朱子曰經世紀在其有法史家多言秦廢太后不  
穰侯經世書只言秦奪宣太后權伯恭極取之蓋  
實不曾廢

又曰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纒  
密若見於川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

或問朱子先生說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  
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  
陰陽而已

又曰康節數學源流於陳希夷康節天資極高其  
學只是術數後人有聰明能算亦可以推建陽舊  
有一符僧宗元一日走上徑山在符七八十日悟  
禪而歸其人聰明能算法看經世書皆略略領會  
得

程明道曰堯夫欲傳數於某兄弟一日因監試以  
其說推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只是加一倍法以此  
知太懸都不濟事堯夫警曰大哥怎恁的聰明  
又曰堯夫在商州偶會章惇惇縱橫議論初不知  
堯夫因語及洛中牡丹守謂惇曰先生洛人也知

花爲甚堯夫乃言洛人以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爲上見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後知者下也惇默然後惇欲博數學堯夫謂須十年不仕乃可那和叔欲從堯夫學堯夫略開端倪和叔接引古今不已堯夫曰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謝顯道云那七要學數堯夫不肯曰徒長如雄司馬康欲請闕那恕召之伯溫曰公休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如何伯溫曰恕頗乃或以事要公休必爲異日之悔康不聽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他日保身全家之計蓋恕以康爲溫公子若言確有定策功名必信之耳晁氏曰堯夫始學皇極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年朱子曰康節其初學是著覺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上面轉久之便透想得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才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之於衰也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

去至人物消盡之時益理不數內數在理內康節  
是他見得一個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說他  
知得甚事如歐陽如弼定謚之類此如康節之淺  
陋者也程先生有一柬說先天圖甚有理其意甚  
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個事物  
如此齊整如楊子雲便零星補奏得可嘆若不補  
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一三如潛  
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美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  
也下橫一畫爲六橫二畫爲七益亦補奏之書則五  
又曰易是卜筮之書經世是推步之書以十二辟  
卦管十二會綱定時節卽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  
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倍  
推去伯溫解經只是說將去裏面精微曲折也未  
必曉得

張氏皓曰觀物內篇先生所著之書也外篇門人  
記先生之言也內篇理深而數窮外篇數詳而理  
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先生詩云若無楊子天  
人學安用莊周內外篇

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爲知天因問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愕然他日伊川謂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嘆其心無偏繫如此朱子曰康節於乾卦將終便知有個漸卦來蓋緣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明又曰聖人知天命以理康節卽是以術然到數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他質本清明又養之純厚未始枉用其心嘗於百泉深山中翫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見其燈下正襟危坐惟其所養至靜之極故見得道理精明若是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爲善藏其川以老子爲得易之體以孟子子爲得易之用蔡西山曰康節之書以日月星辰水土火石盡天地之體用以寒暑晝夜風雨露霜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龍萬物之感應以元會渾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始終以皇帝王朝易書詩

春秋盡學醫之事業與秦漢諸家一人也

又曰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爲生長收藏皇帝王  
翻有易書詩春秋爲道德功力兩者各皆和因而  
爲十六者四象和因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  
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十六  
六而天地之道平矣物之巨細人之聖愚亦以一  
十百千四者和因而爲十六故其說曰一動一靜  
天地之至妙歟一動一靜之間非動非靜而至乎  
動靜所謂太極也伊川曰數學至康節方及理正  
謂此也

伯溫云唐堯起于月之廿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

二千一百五十七推而上之堯得天地之中數也

蔡西山曰一元之數卽一歲之數也一元有十二

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

三百六十四千三百二十世也其一元有十二

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

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

辰乃必始于日甲子星甲辰子者是一陽初動

一元是一  
個字街一  
個字街是  
宋人宗  
前此之元  
後此之元



萬物未生聖人所以見天地之心又以範圍天地

曲成萬物也

又曰古之聖人自昭明德協和萬邦天人之際安

可忽哉夫哉唱之由乎時不能違天物不能違

時聖人不能違物總之順時而起者也時有消息

而後有春夏秋冬時有治亂而後有皇帝王霸唐

虞者其中天而興乎堯舜者其應運而生乎道之

盛時之盛也

倪生曰學焉而不知萬物之情狀無爲貴學矣易

者所以窮萬物之情狀者也既得其情復得其狀

萬有紛如祇取諸掌於焉裁成係物立做于焉變

通神明爲萬物易歸元世遂超上此形情狀之所

以不可鹵莽者乎邵子有懷起嗣其響體則不踰

策乃加廣曲爲引伸異彼象因發明古經誘開蒙

養將以彌綸廢幾泰兩豈能數乎抱泰著往夫說

易者踞雖清辨儼供懸賞惟特鉤奇翻疑入妄章  
何淺淺未扼領項若欲備虛實而有川茂詞理而  
琅琅者不得不尊夫窩安樂而歌擊壤者矣

又曰章耶求之而非與二程不求而欲與誠與好  
之分乎曰不盡在此伊用問明道加倍法如何曰  
已忘之矣忘之者心無所繫也惟有不繫於數之  
心卽已得全乎數之理殆同內篇所云不以我觀  
物也必如是者而後可與言先天若流而矜聽慧  
事推測工趨避神役應彼一術士此一藝師識緯  
之所由滋夫道於焉而漸  
康節先生本是經世之學爲他精易數於事物之  
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却  
看小了他學問來亦謂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  
的人然又不肯深把手做是事直待可做處方試  
爲之才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愚按先生  
之不肯深把手做者正知其不可爲而不強爲所  
稱知幾者乎羅自沙有句云單學堯夫也不孤黃  
石齋舉其詩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層雲水身  
圖堯夫有此本領餘非所及此則堯夫之爲堯夫  
也

或問邵子濶於數如何亦列聖學曰數也而不詳

於理則數與理豈岐而爲二雖出入殊路適道則均邵元錫謂數滿則惑通則神自有生長來建天地之極極其用箕

子也夫堯夫也夫

伯溫字子文康節之子入聞父教出與司馬君實二程交故所聞日博以薦授大名府教授調長子尉初章惇爲相惇嘗事康節因與伯溫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苟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可忘矣惇方興黨獄故伯溫以此諷之徽宗卽位伯溫上書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紹

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康節常語伯溫曰世亂蜀安  
稍可寧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  
注皇極經世其言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  
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方之謂道以  
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見矣物者道之形  
體也生于道而道之所成也道變而爲物物化而爲  
道由是知道亦物也物亦道也孰能知其辨哉故善  
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  
可矣必欲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

語錄

道生一一爲太極一生二二爲兩儀二生四四爲四  
象四生八八爲八卦八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後  
天地萬物之道備矣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爲本原於  
一而衍之以爲萬窮天下之數而復歸于一一者何  
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原也備天地兼萬物而合德  
於太極者其唯人乎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反身而  
誠之者君子也因性而由之聖人也故聖人以天地  
爲一體萬物爲一身

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于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然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事不在萬物

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  
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  
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心  
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心也